



玉函山房輯佚書

四十九

口 11
1236
49





明
1236
49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四十七

經編孟子類

孟子章指二卷篇叙一卷 後漢趙岐

孟子程氏章句一卷 後漢程曾

孟子高氏章句一卷 後漢高誘

孟子劉氏注一卷 後漢劉熙

孟子鄭氏注一卷 後漢鄭元

孟子章指二卷漢趙岐撰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仕
至太僕卿漢書有傳岐著孟子章句十四卷宋孫奭
作正義宗之今孟子注疏是也題辭謂章句具載本
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唐陸善經注合爲
七卷並刪去章指孫氏不別標識混入疏中零落大
半毛斧季宸曾見章句李氏所藏北宋蜀大字章句
本趙氏篇叙從此校出而斧季手校注疏不言章指
出自蜀本惠氏棟亦僅從盱郡重刊廖氏本校錄非
世綵堂元本也吳郡余蕭客作古經解鈎沈從兩家

所校補入大有功於趙氏茲據錄之依題辭分爲上下卷並以篇叙附焉阮芸臺相國南昌重雕注疏本各卷後附校勘記孟子章指亦補入可稱注疏完帙此以單行補遺取便觀覽云爾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孟子章指卷上

漢 趙岐 撰

梁惠王上

何必曰利

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爲名然後上下和親君

臣集穆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

毛辰

校兵文
定鈔本

豈能獨樂哉

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則忻戴其上大

平化與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
守其所樂也

斯天下之民至焉

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備足然後
導之以禮義責己矜窮則斯民集矣

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言王者爲政之道生民爲首以政殺人君之咎
猶以白刃疾之甚也

王請勿疑

言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亡以
挺服強仁與不仁也

沛然誰能禦之

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是故
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並同上

未之有也

言典籍攸載帝王道純桓文之事譎正相紛撥亂
反正聖意弗珍故曰後世無傳未聞仁不施人猶
不成德鬻鐘易牲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踐其跡

答以反本惟是為要此蓋孟子不屈道之言也

梁惠王下

則王矣

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

則王道之階在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矣

不亦宜乎

言譏王廣圍專利嚴刑陷民也

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言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必有勇勇以討亂而不為暴則百姓安之

好君也

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為慢遊之樂不循肆溢之行

是以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也

於王何有

言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以進於善也齊王好

貨好色孟子推以公劉大王所謂責難於君謂之

恭者也 並毛辰榜叢書堂錄本

王顧左右而言他

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也

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國

則四方瞻仰之以為則矣

未聞弑君也

言孟子云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

欲以深寤齊王垂戒於後也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言任賢使能不違其學則功成而不墮屈人之是

從己之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圭善惡之致可不

察哉

亦運而已矣

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天意得

然後乃可以取人之國也

則猶可及止也

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夫將何懼也

死其長矣

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於己害及其身如影
響自然也

則是可為也

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死守善道也

彊為善而已矣

言君子之道正己任天彊暴之來非己所招謂窮
則獨善其身者

君請擇於斯二者

言大王去邪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

曰擇而處之也

焉能使予不遇哉

言讒邪構賢者歸天不尤人也

並毛辰校
匏菴藏本

公孫丑上

惟此時為然

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是以
呂望觀文王而陳王圖管晏雖勤猶為曾西所羞
也

水有盛於孔子也

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聖人
量時賢者道偏是以孟子究言情理而歸之學孔

子也

並毛校叢
書堂本

此之謂也

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曰
遠人不服脩文德以懷之

此之謂也

言國必脩政君必行仁禍福出己不專在天言當
防患於未亂也

未之有也

言脩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為父母行今之政自己
之民不得而子是故眾夫擾擾非所當有命曰天
吏明天所使也

不足以事父母

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廣其道上
以匡君下以榮身也

反求諸己而已矣

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為

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為矢人也

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言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計及下者無遺策

舉及眾者無廢功也

君子不出也

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偏中

和為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

公孫丑下

戰必勝矣

言民和為貴貴於天地故曰得乎上民為天子也

而况不為管仲者乎

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為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為志

而可以貨取乎

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

無處兼金不顧

此則寡人之罪也

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詩云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祿也

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是以臧武仲兩行而不息

段干木偃寢而式闕

予何言哉

言治道不合者不相與言王驩之操與孟子殊君

子處時危行言遜故不尤之但不與言公行之喪

以禮為解也

並毛校吳文定本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

之以禮可謂孝矣

何為勸之哉

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道

之正也

又從為之辭

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陷其上也

自此賤丈夫始矣

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為利回創業

可繼是以君子以龍斷之人為惡戒也

長者絕子乎

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習道之所以垂也

士誠小人也

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此之謂也

吾何為不豫哉

言聖賢與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

並毛校叢書堂本

非我志也

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

也 惠棟校肝郡重刊廖氏本

滕文公上

厥疾不瘳

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不倦

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

弔者大悅

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公

之謂也

則在君與子矣

言尊賢師智采人之善善之至也脩學校勸禮義
勅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則為國之大本也
惡能治國家

言神農務本教於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
倍師降於幽谷不理萬情謂之敦樸是以孟子博
陳堯舜上下叙以匡之也

命之矣

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互同質而遠中以直

正枉慨然改容蓋其理也

並毛校吳文定本

滕文公下

未有能直人者也

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是以

諸侯雖有善其辭命伯夷不屑就也

此之謂大丈夫

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謀善戰
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故云妾婦以况儀衍

與鑽穴隙之類也

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
干祿踰牆之女人之所賤故弗為也

食功也

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脩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
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餐

何畏焉

言脩德無小暴慢無強是故夏商之末民思湯武
雖欲不王莫由也已

獨如宋王何

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涅不染自
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

並毛校叢書堂本

可知已矣

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爛亡得宜正己
直行不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

何待來年

言從善改非坐而待且知而為之罪重於故譬猶
攘雞多少同盜變惡自新速然後可也

孟子章句

卷上

十一

鄭煥館補校

聖人之徒也

言夫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是故禹稷駢
蹟周公仰思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汙聖賢若是豈
得不辯也

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聖人之道親親尙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
激濁不可當法是以孟子喻以蚯蚓比諸巨擘也

並毛校
匏菴本

孟子章指卷下

離婁上

謂之賊

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國由先王禮義爲上不仁
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故謂之賊則上下相須
而道化行也

此之謂也

言法則堯舜以爲規矩鑿戒桀紂避遠危殆名諡
一定千載而不可改也

而強酒

言仁所以安莫若爲仁惡而弗去患必在身自上
達下其道一焉

自求多福

言行有不得於人一求諸身責己之道也改行飭
躬福則至矣

家之本在身

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踣雖曰
常言必須敬慎也

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言天下傾心思慕向善巨室不罪咸以爲表德之
流行可以充四海也

逝不以濯

言遭衰逢亂屈服强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
億萬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違仁也

此之謂也

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先自毀伐人乃攻討甚於
天孽敬慎而已如臨深淵戰戰恐慄也

此之謂也

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之歐使就其君三年之艾蓄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沉溺所以明鑒戒也

哀哉

言曠仁舍義自暴棄之道也

而天下平

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己則邇而易也

未有能動者也

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是以

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誠為貴也

必為政於天下矣

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勤之二老遠至父來

子從天之順道七年為政以勉諸侯欲使庶幾於

行善也

次之

言聚斂富君棄於孔子冉求行之同聞鳴鼓以戰

殺人士食人肉罪不容死以為大戮重人命之至

也

人焉廋哉

言目為神侯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人之道斯為審矣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侮奪之惡何由干之而錯其心

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君子大行拯世以道道之

指也

則不祥莫大焉

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義也

可也

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曾子事親可謂至矣孟子言之欲令後人則曾子也

而國定矣

言小人為政不足間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

國定下不邪侈將何間也

有求全之毀

言不虞獲譽不可為戒求全受毀未足懲咎君子
正行不由斯二者也

無責耳矣

言言出於身馴不及舌不惟其責則易之矣
在好為人師

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夫言也
故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不慎則有患矣

克有罪

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故
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

而以備綴也

言學優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免窮處備綴
沉浮君子不與是以孟子浴嗟樂正子也

君子以為猶告也

言量其輕重無後不可是以大聖受堯二女夫三
不孝蔽者所間至於大聖卓然匪疑所以垂法也

手之舞之

言仁義之本在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況於歌舞不能自知蓋有諸中形於外也

此之謂大孝

言以天下之貴富為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協頑

嚚底豫而欣天下化之父子如親故稱盛德者必

百世祀無與比崇也

並毛校吳文定本

離婁下

其揆一也

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地雖不比由通一軌故可以為百王法也

日亦不足矣

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人君出天天不家撫是故

子產渡人孟子不取也

並惠校吁郡重刊廖氏本

何服之有

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表裏相應猶若

影嚮舊君之服蓋有所與風諭宣王勸以仁也

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見幾而作故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也

君義莫不義

言君以仁義率眾孰不順焉上為下效也

大人弗為

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為中是以

大人不行疑禮

其間不能以寸

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

而後可以有為

言貴廉賤恥乃有不為不為非義義乃可申

當如後患何

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故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仲尼不為已甚者

言論語曰疾之已甚亂也故孟子譏踰牆距門者也

性義所在

言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義

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人之行不過是也

可以當大事

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事不違禮可謂難矣故謂之大事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物來能名事來不惑君子好之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

將以反說約也

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未之有也

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則不同上論堯舜其是違乎

蔽賢者當之

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故謂之不祥也

君子恥之

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之是以仲尼川上曰逝者如斯

非行仁義也

言人與禽獸俱含天氣就利避害其間不希眾人皆然君子則否聖人超絕識仁義之生於己矣坐以待旦

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太平之隆禮樂之備蓋由此也

則丘竊取之矣

言詩可以言詠頌太平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

予私淑諸人也

言五世一體上下流通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

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並毛校吳

女定本

死傷勇

言廉惠勇人之高行也喪此三名則士病諸故設斯科以進能者也

發乘矢而後反

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養凶獲患是故
子濯濟難存羿以殘可以鑒也

則可以祀上帝

言貌好行惡西子冒臭醜人絮服供事上帝明當
脩飾惟義爲常也

可坐而致也

言能脩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與道乖性
命之旨也

不亦異乎

言循禮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矜肩所尊俗之
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則君子不患矣

言君子責己小人不改比之禽獸不足難矣蹈仁
行禮不患其患惟不若舜可以憂也

雖閉戶可也

言上賢之士得聖一槩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
則行時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

孟子章句 卷一
四十七卷二十三
是則章子已矣

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亡衆曰
不孝其實則否是以孟子禮貌之也

易地則皆然

言臣當營君師有餘裕二人處義非殊者也是故
孟子紀之而得其同

堯舜與人同耳

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頭員足方善惡如
之言齊王之不達也

幾希矣

言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觀之與正道乖妻妾
猶羞况於國人著以爲戒恥之甚焉

並惠校 肝郡
重刊 廖氏本

萬章上

予於大舜見之矣

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
能取悅於其父母莫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
仁矣

奚僞焉

言仁聖所存者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

此之謂也

言懇誠於內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也象為無道極矣友于之性忘其悖逆況其仁賢乎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執子之政也此聖人之執道無有加焉

此之謂也

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

天命不常此之謂也

其義一也

言篤志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繼丹朱商均是也是以聖人孜孜於仁德也

朕載自毫

言賢達之理世務也推正以濟時物守己直行不枉道而取容期於益治而已矣

何以為孔子

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故
孟子辨之正其大義也

而謂賢者為之乎

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
苟合而違正也

萬章下

非爾力也

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
天高故不可階他人止陵正陵由可踰所謂小同

面大異者也

其祿以是差

言聖人制祿上下差叙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
僭越滅跡從私孟子略記言其大綱以答北宮子
之問

其義一也

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
之行千載為法者也

公養之仕也

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也

恥也

言國有道則能者取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之道也

故曰王公之尊者也

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宏也

而以其官召之也

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於禮之可伊尹三聘而後就湯道之未洽沮溺耦耕接輿佯狂豈可見也

是尚友也

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雖各有倫樂其崇茂是以仲尼曰毋友不如己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則去

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賁戚或遭殃禍伊發

孟子章句

卷下

十四卿嬖能補校

有莘爲殷興道故曰成湯立賢無方也

四十七卷二十七
並毛校吳
文定本

告子上

必子之言夫

言養性長義任天自然殘木爲器變而後成告子
道偏見有不純仁內義外違人之端孟子拂之不
假以言也

其性亦猶是也

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
守正性者爲君子隨曲拂者爲小人也

猶人之性與

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赤子
入井以發其誠告子一之知其粗矣孟子精之是
在其中

亦有外與

言事雖在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
以曉告子之惑也

亦在外也

言凡人隨形不本其源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

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

故好是懿德

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下相懸賢愚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

猶芻豢之悅我口

言人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所悅者同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莠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孟子言是所以勗而進之

惟心之謂與

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則

木茂人則稱仁也

非然也

言奕為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竭其道何由智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此之謂失其本心

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簞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

求其放心而已矣

言由路求心為得其本追逐雞狗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

此之謂不知類也

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鄉於道是以君子惡之也

弗思甚也

言莫知養身而養樹木失事違務不得所急所以誠未達者也

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也

此為大人而已矣

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也

終亦必亡而已矣

言古脩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惑以招亡小人事也

所以不願人之交繡也

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梁文繡己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爲仁不至不反諸己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爲道不卒無益於賢也

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美稗是勝是以爲仁必其成也

亦必以規矩

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殺張規矩以喻爲仁學不爲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也

告子下

則將攫之乎

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爲先食色爲後若有偏殊從其大者屋廬子未達故譬攫糝也

有餘師

言天下大道人並由之病於不爲不患不能是以

曹交請學孟子辭焉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五十而慕

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疎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

何必曰利

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久而致傾是以君子創業慎其所以為名也儲子得之平陸

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不差是以

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也

眾人固不識也

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晷不及稅庸人不知識課以功實淳于雖辨終亦屈服正者勝也

校異文定本

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言王道寢衰轉為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

匡時君也

志於仁而已

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既其用兵廟勝為上戰勝為下明賤戰也

不能一朝居也

言為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變俗移

風非樂不化以亂濟民不知其善也並惠校盱郡重刊廖氏本

大桀小桀也

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

吾子過矣

言君子除害普為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

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

惡乎執

言論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重信之至也

可得乎

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槩禹聞讜言答之而拜訑訑

吐之善人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詩曰雨雪瀼瀼

瀼見覲聿消此之謂也

免死而已矣

言士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為上禮貌次之因而

免死斯為下矣備此三科亦無疑也

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

之方或折或引同歸殊塗成之而已

並毛校吳文定本

盡心上

所以立命也

言盡心竭性足以承天歿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

之道惟是為珍

非正命也

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

求在外者也

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

所好

求仁莫近焉

言每必以誠恕己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也

眾也

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凡夫用之不知其為寶也

無恥也

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矣

何若人有

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是以隰朋愧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勲顏淵慕虞舜仲尼嘆庶幾之云

而况得而臣之乎

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心之分也各從所尚則義不虧矣

達則兼善天下

言內定常滿器器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遊脩身

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實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

雖無文王猶興

言小人待化乃不辟邪君子特立不為俗移故稱豪傑自興也

則過人遠矣

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若能飲然謂不如人非但免過卓絕乎凡也

並毛校吳文定本

不怨殺者

孟子章精

卷下

三 鄭煥館補校

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無怨也

校明郡重刊廖氏本

豈曰小補之哉

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速觀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

善教得民心

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達之天下也

言天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己也

沛然莫之能禦也

言聖人潛隱辟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小同舜之謂也

如此而已矣

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故達

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粱難正多用沉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

而物正者也

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此
四科優劣之差

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媿天育養英才賢人
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焉一章再云也

四體不言而喻

言臨蒞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尙不與存仁義
內充身體履方四支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溺進

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不同也

此之謂也

言王改善大教其當業各養其老使不凍餒二老
聞之歸身自託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亦斯類也

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畜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
倉廩實知禮節也

不達

言宏大明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是故賢者

志大宜為君子

利與善之間也

言好善從辨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

小人各一趨也

舉一而廢百也

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

行止唯義所在

不為憂矣

言飢不妄食忍情抑欲賤不失道不為苟求能無

心害夫將何憂

猶為棄井也

言為仁由己必在究之九韜而輟無益成功論之

一實義與此同

惡知其非有也

言仁在性體其次假借用而不已實何以易在其

勉之也

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

有焉凡人志異則生慕心也

孰大於是

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何素餐之謂也

大人之事備矣

言人當尚志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也

奚可哉

言事有輕重行有大小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

未之間也

樂而忘天下

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趨將若此孟子之言揆聖意也

夫非盡人之子與

言人性皆同居之使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王子殊於眾品也

居相似也

言與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是以

居仁由義盎然內優胸中正者眸子不眇也

君子不可虛拘

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敬愛也

然後可以踐形

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有表無裏謂之柚樸是以聖人乃堪賤形也

而弗為者也

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減其日君子

正言不可阿情丑欲替之故譬以紵兄徐徐也

校吳文定本

君子之所以教也

言愛人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所

不倦其惟誨人乎

並惠校町郡重刊廖氏本

能者從之

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

不回故曰人能宏道丑欲下之非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言窮達卷得屈伸異變變流從顧守者所慎故曰金石獨止不殉人也

滕更有二焉

言學尚虛己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應其退速

言賞僭及淫刑濫及善不僭不濫詩人所記是以季文三思何後之有

仁民而愛物

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也

是之謂不知務

言振裘持領正羅維綱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

堯舜親賢大化以隆道為要也並注吳文定本

盡心下

及其所愛也

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此

魏王以戒人君也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

敵國不相征也

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

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言文之有美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非獨書云

詩亦有言嵩高極天則百斯男亦已過矣是故取

於武成二三而已

焉用戰

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

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故云罪也

不能使人巧

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憲籍不能

以善善人修道公輸守繩政成器美惟度是應得

其理也

若固有之

言阨窮不憫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虞舜所隆聖德

所以殊也

一聞耳

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是以

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也

將以為暴

言脩理闕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歛非其式程懼將為暴故載之也

不能行於妻子

言率人之道躬行為首故論語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徒

邪世不能亂

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也
簞食豆羹見於色

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故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也

則財用不足

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為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為急也

未之有也

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不能世祀不為得也

則變置社稷

言得民為君得君為臣民為貴也先黜諸侯後毀社稷君為輕也重民敬祀治之所先故列其次而言之

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言伯夷柳下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

合而言之道也

言仁恩須人人能宏道也

去他國之道也

言孔子周流不遇則之他國遠逝惟魯斯戀驚於

父母國之義也

無上下之交也

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

文王也

言正己信心不慮眾口眾口誼譁大聖所有况於凡品之所能禦故答貉稽曰無傷也

使人昭昭

言以明昭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者

可遵譏今之非也

今茅塞子之心矣

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常常被服舍而不修猶茅是塞明為善之不可倦也

兩馬之力與

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啓其蒙

其為士者笑之

言可為則從不可則凶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

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己必有害也

君子不謂命也

言尊德樂道不追佚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也

四之下也

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以

孟子為之喜也

又從而招之

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綏追其前罪君子

甚之以爲過也

而父子離

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錄役竝興以致離殍養民
輕斂君子道也

殃必及身

言寶此三者以爲國珍寶於爭玩以殃其身諸侯
如茲永無患也

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言小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勞謙

終吉君子道也

斯受之而已矣

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距離獨
竊屢非己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咎所謂造次必
於是也

是皆穿窬之類也

言善恕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
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窬善亦遠矣
而所以自任者輕

言言道之善以心為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子
尤之況以妄言失務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修身俟終堯舜
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

吾何畏彼哉

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
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為
為之寶玩也

雖有存焉者寡矣

言清靜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
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
可不出也

名所獨也

言情禮相扶以禮制情人所同然禮則不禁曾參
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焉故
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

斯無邪慝矣

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上狂狷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己子率而正孰敢不正也

則亦無有乎爾

言天地剖判開元建始三皇以來人倫攸敘宏折道德班垂文采莫貴乎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此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以無有乎爾終其篇章斯亦一契之趨也

並七經孟子考文

孟子篇叙

漢 趙岐 撰

孟子篇叙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叙之意也孟子以為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為上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首篇也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也政莫美於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為世子始有從善思禮之心也奉禮之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以離婁之明也明者當明其

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次以告子論情性也情性在內而主於心故以盡心也盡己之心與天通道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璿璣運度七政分離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其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文章多少擬其大數不必過等

猶詩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也章有大小分章猶篇篇越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四百八十章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法也蓋所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拂邪之隱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洋洋浩浩具存斯文矣

毛辰影宋蜀大字章句本卷末

孟子程氏章句一卷漢程曾撰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事具後漢書儒林傳傳言作孟子章句不詳卷數隋書經籍志未及著錄佚在隋前諸書亦絕少徵引惟宋熙時子所注孟子外書第三篇引有一則夫外書爲趙岐所不取以爲後世依放而托然劉貢父傳之馬廷鸞敘之雖非孟子本真而要爲治孟子者所宜參攷也茲據錄存附載本傳俾論世者知其入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孟子程氏章句

漢程曾撰

孟子外書

孝經第三

孟子去齊子敖餞於犂門再舉觴孟子辭而去子敖曰夫子盍賦詩孟子曰子大夫欲我賦詩乎不曰豎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犂門齊南門犂力博反宋熙時子孟子外書注引程氏曾

一 娜嬛館補校

附錄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
 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
 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
 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後漢書
儒林傳

孟子高氏章句一卷漢高誘撰後漢書無誘傳據誘
 注淮南子自序知為涿郡人從盧植學建安十年辟
 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可攷者止
 此誘作呂氏春秋序自言正孟子章句其書久佚故
 歷代書志不著錄宋熙時子注孟子外書引高氏誘
 二則此外亦無引之者焦循作孟子正義頗篤古訓
 以誘所注諸書多及孟子尙可攷見迺詳取呂氏春
 秋淮南子戰國策三注凡涉孟子者彙集之附於序
 說語辭多少往往與今本不同如以北宮黝為齊人

孟子高氏章句

序

一 娜嬛館補校

陳賈為姚賈匡章陳仲子為孟子弟子之類說多岐指誘受業於盧植與鄭康成先後同師古義討論要必有所依據茲就所集次第編錄並熙時子所引合訂成卷以存漢學至於三書訓注焦皆採入正義多與趙氏相發明然未顯言孟子不敢附合有焦書在固可披覽焉而會其通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孟子高氏章句

漢高誘撰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

秦伐魏魏徙都大梁梁在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

也

呂氏春秋開春篇魏惠王死葬有日矣高誘注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云云

惠王

魏武侯子也

呂氏春秋審應篇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注云云孟子所見梁惠王也

為其象人而用之也

偶人相人也歎其象人而用之

淮南子繆稱訓魯以偶人葬而孔子

孟子高氏章句

一 如煨館補校

歎高誘注云云

梁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

寡人身東敗於齊長子死呂氏春秋自知篇注

申魏惠王之太子也與龐涓東伐齊戰於馬陵齊

人盡殺之自知篇注故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東伐敗

於馬陵太子死龐涓禽戰國策齊策高誘注案呂氏春秋注引孟子正文

此乃約義言之今本孟子無謂孟子三字寡人下有之字死下有焉字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未似人君就之而

不見所畏焉呂氏春秋樂成篇注案今本孟子望之下無而字

齊宣王

宣王齊威王之子呂氏春秋驕恣篇注宣王齊威王之孫孟子所見宣王之父

者也又不屈篇注威王田和

將以饜鍾見上注又戰國策齊策注宣王孟軻所見以羊易饜鍾之牛者也案高注作鍾今

本作鐘

梁惠王章句下

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呂氏春秋懷寵篇注引孟子今本無百姓二字

奚爲後予同上連以迎王師今本孟子作我

公孫丑章句上

孟子高氏章句

二如館補校

以齊王猶反手也呂氏春秋壹行篇注今孟子作由

北宮黝之養勇也

北宮黝齊人淮南子主術訓故握鋒劍以離北宮子注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黝也

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堯舜禹湯文王皆王有天下淮南子泥論訓注下引孟子

惡溼而居下

惡之何益呂氏春秋至忠篇注孟子曰惡溼而居下故曰惡之何益

公孫丑章句下

子噲无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无王命擅受子之國

戰國策齊策注引孟子今孟子作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

陳賈

姚賈戰國策秦策姚賈對曰注姚賈譏周公誅管蔡不仁不知者在孟子之篇也

滕文公章句上

然友之鄒

鄒孟軻邑淮南子齊俗訓注

滕文公章句下

有楚大夫欲其子之齊言也使一齊人傳之衆楚人

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

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呂氏春秋用衆篇注

引孟子今孟子楚大夫下有於此二字齊言作齊語齊語也下有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日使齊人

傳之日十八字一齊人上無使字

匡章

匡章孟子弟子呂氏春秋不屈篇注

陳仲子

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淮南子汜論訓注

離婁章句上

惡死亡樂不仁淮南子汜論訓注引孟子今孟子作今惡死亡而樂不仁

不仁必死亡同上連樂不仁句

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淮南子汜論訓注引孟子今孟子拯作援無而字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父頑常欲殺舜舜

知告則不得娶也不孝莫大於無後故孟子曰不

告猶告耳淮南子汜論訓注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其鼻而過之淮南子修務訓

訓注今孟子無其字

孟子高氏章句

言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其鼻上同

萬章章句上

堯使九男二女事

呂氏春秋去私篇注引孟子今孟子作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

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宮之奇諫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也而去之秦

呂氏春秋慎人篇注引孟子今孟子假道上有與屈產之乘句宮之奇諫下無之字百里奚下有諫二字不可諫也無也字細玩此注似所注孟子本宮之奇諫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也而去之秦為上節文下即接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干矣如此則之秦二字有根脉今本作百里奚不諫

後儒傳者脫耳

告子章句上

人性無不善

呂氏春秋盡數篇注引孟子似今孟子人無有不善異文

性無不善

淮南子傲真訓注引孟子似今孟子性無不善也異文

人性善

淮南子說山訓注引孟子似今孟子今日性善異文

盡心章句上

達則兼善天下

達通也

呂氏春秋論人篇注通達也孟子曰達則兼善天下又重己篇注達通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孟子高氏章句

五娜嬛館補校

楊楊朱其術全性保真雖拔骨一毛而利天下弗

為也

淮南子傲真訓注又汜論訓注謂不拔骨毛以利天下弗為不以物累已身形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

墨墨翟也其術兼愛非樂摩頂放踵而利國者為

之

淮南子傲真訓注

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

之德敘詩書孔子之意塞楊墨淫辭故非之也

淮南

子汎論訓注

公孫丑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為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

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呂氏春秋樂成篇今孟子作伊尹曰子不狎于不順

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人臣下有也字則下有固字

得乎即民為天子

呂氏春秋本味篇注引孟子今孟子民下有而字

已成仁義之道而成為天子

同上

孟子外書

孝經第三

孟子三見齊宣王而不言事丑子曰夫子何以三見

齊王而不言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邪心去則無不

正矣書曰格其非心

丑子即公孫丑世本云齊末公子公子朝之子字

子景以字為氏亦曰景丑宋熙時子孟子外書注引高氏誘

為正第四

孟子過鄰見鄰莊公孟子道性善言必稱文王莊公

曰聞夫子之言昭然若發矇矣

世本鄰莊公名頽同上

孟子曰王者師臣也呂氏春秋當樂篇湯染於伊尹仲虺注引孟子曰王者師臣也

今孟子無其語當屬外書檢熙時子所傳外書四篇亦無之而為下篇凡八章下注闕始以此附于篇末

孟子劉氏注一卷漢劉熙撰熙於後漢書無傳附見

三國吳志程秉薛綜二傳中一云後避亂交州與劉

熙考論大義一云避地交州從劉熙學知熙嘗居交

州其或宦或遊或教授其地無見也隋書經籍志於

大戴禮記十三卷下注云梁有諡法三卷後漢安南

太守劉熙撰亡畢氏沅釋名疏證序云後漢無安南

郡惟漢陽郡注引秦州記云中平五年分置南安郡

則安南或南安之誤焦循孟子正義引綜傳以為其

相傳安南太守者亦以其在交州而譌非南安之誤

也晉李三續博物志云漢博士劉熙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於釋名並云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撰此皆可以互考其注孟子隋唐志並云七卷今佚史記漢書文選等注尙有徵引而注上所列經文往往與今本不同蓋所據之本劉與趙異如書分古今詩判齊魯韓毛即佚說之僅存頗資考覈之助宋熙時子傳孟子外書四篇其孝經第三注引劉氏熙一則案熙注七卷無外書不知熙時何据姑依錄之存其疑焉可已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孟子劉氏注

漢 劉熙 撰

梁惠王上

王曰叟

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

史記魏世家裴駢集解孫奭孟子音義引上句

沛然下雨

沛然注雨貌

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

隱度也

文選崔子玉座右銘隱心而後動蔡伯喈郭有道碑隱括足以矯時李善注並引劉

一 鄉樓館補校

照孟子注隱度也而不言孟子何句注案指心而言惟此及下惻隱之心耳於此隱訓度與下文有擇九有關會故以屬此句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為也王曰不能不為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為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彊也為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為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何為不能加於百姓乎

翟灝四書考異云按此亦張皓王龔傳注所引與孟

子本經大殊郵憚傳注復引此節文卻與本經不異一人一書各出如是可見唐時孟子本視他經為九錯雜翰案郵憚傳注與今孟子同者用趙岐本張皓王龔傳注引與今本異者觀其下載劉熙注蓋用劉熙本李善文選注引孟子凡用劉熙注者亦多與今本不同知劉趙兩本之孟子彼此互異今並輯錄

折枝若今之按摩也

後漢書張皓王龔傳唐章懷太子注

梁惠王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雪宮離宮之名也

文選謝惠連雪賦注

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春行曰遊秋行曰豫

薛綜東京賦注秋行曰豫孔廣森經學卮言是漢人舊說

二鄭環館補校

猶以遊豫分春秋也倪思竟讀書記春為生生氣可觀故曰遊秋為收成成功可喜故曰豫秋行曰豫則春行曰遊可知案薛綜從劉熙學此述劉義也據補

鄒與魯閩

閩構也構兵以鬪也孫爽音義

公孫丑上

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伯牛閔子顏淵

則具體而微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注引孟子作冉伯牛

體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

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同上

公孫丑下

孟子去齊宿於晝史記田單列傳問晝邑人王蠋

晝西南近邑晝音獲史記集解

滕文公上

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為稅也孝經庶人章邢昺正義

蓋歸反藁裡而拚之

藁盛土籠也詩大雅縣篇鄭元箋盛之以藁陸德明經典釋文藁下引劉熙云

滕文公下

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
賤工也王良請復之一朝而獲十反曰良工也簡子
曰吾使汝學乘王良曰不可吾為範我馳驅終日不
獲焉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文選班孟堅東都賦引孟子與今本不同下

用劉熙注蓋熙本也

橫而射之曰詭遇

文選東都賦注又張平子東京賦注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

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術者

文選枚乘七發注

膏肩諂笑

膏肩竦體也

文選揚子雲解嘲注

病于夏畦

今俗以二十五畝為小畦

文選顏延年詩謝監靈運詩注

以五十

畝為大畦也

文選潘安仁在懷縣作第二首注引有今俗二句合上句刪訂

沛澤多

沛水草相半

後漢書崔駰傳注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其惟春秋乎

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

者也

史記孔子世家集解

孟子劉氏注

四鄉媛館補校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實蠶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而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孟子與今本不同

陳仲子齊一介士也蠶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

言仲子曰無見也文選張景陽雜詩注槽者齊俗言如酒槽

也文選劉伯倫酒德頌注焦循孟子正義淮南子汜論訓槽矛無學高誘注槽讀領如蠶蟻之蟻

仲子織屨妻辟纁以易之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孟子作仲子

仲子自織屨妻紡纁以易食也緝績其麻曰辟練

絲曰纁也同上

妻上

滄浪之水清文選陸士衡塘上行注引孟子無分字

滄浪水色也同上

離婁下

孟子曰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厭酒

酒肉而後反文選古詩十九首注王景元雜詩注引至酒肉並云齊人一妻一妾潘安仁寡

婦賦注齊人下有有字引至後反顏延年秋胡詩注引良人出必厭酒肉均無則字

婦人稱夫曰良人文選潘安仁寡婦賦注又顏延年秋胡詩注又古詩十九首注

並引劉熙王景元雜詩注譌為劉渠

孟子劉氏注

五姬嬖館補校

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舜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史記五帝本紀文選陸士衡答賈謐詩注引孟子同

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史記集解

天下朝覲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

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然後歸中國踐天

子之位焉焦循孟子正義文選陸機答賈長洲詩云獄訟遠魏謳歌適晉注引孟子萬章作天下朝覲獄訟者又云舜曰天也夫然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史記五帝本紀云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

注所引同劉熙言於是遂反則熙所據之本正作歸中國故以反釋歸

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于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史記夏本紀云舜薦禹於天為嗣十七年

若此則舜格于文祖三年之後攝禹使得祭祀與史記夏本紀集解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史記夏本紀云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

今潁川陽城是也同上

孟子劉氏注

六 婦媛館補校

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史記夏本紀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集

解孟子曰陽字一作陰下引劉熙

崇高之北同上

萬章下

貪夫廉臧琳經義雜記云韓詩外傳云伯夷目不視
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
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
夫有立志又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引孟子云聞伯
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
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又後漢書王龔
傳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丁鴻傳論
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列女傳
曹世叔妻云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李注引孟

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又藝文志
隱逸下引魏王粲弔夷齊文曰厲清風於貪士立果
志於儒夫當亦用孟子又云孟子漢有劉熙注
梁有蔡母遂注作貪者或見二家之本與掘補

告子上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歟白雪之白也猶白玉

之白也歟文選謝惠連雪賦注引孟子

孟子以為白羽之白性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
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告子以為三白之性
同同上又顏延年祭屈原文注引白玉之性堅句

告子下

孟子劉氏注

而搜其處子

搜聲也

文選稽叔夜琴賦注案毛氏汲古閣文選本譌作劉向孟子注宋本六臣注作劉

熙茲据訂正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喜而不寐公孫丑曰奚喜

曰其為人也好善

文選王仲寶褚淵碑注引孟子與今本異

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尅

同上

盡心上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

幾希

文選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孟子與今本異

當此之時與野人相去豈遠哉

同上

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為之

文選注引孟子今本作放踵

致至也

文選江文通上建平書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為之劉熙曰致至也又任彥昇彈曹景宗文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

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周廣業孟千古注考據此則趙劉所有之本注並同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操也

文選顏延年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注

猶棄敝屣也

翟灝四書考異文選北山移文注引劉熙孟子注曰屣草屨似劉本跣字作屣

廣韻屣字下引孟子舜去天下如脫敝屣

孟子劉氏注

八鄉媛館補校

履草履可履 文選孔稚圭北山移文注

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愛而不敬獸畜之 文選東廣微補
亡詩注引孟子弗作不無兩也字

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 同上

孟子外書

孝經第三

孟子曰樂正子春生孝也茅廩死孝也

茅廩駟大夫喪母哀毀而死 宋熙時子孟子外書注引劉氏熙

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 文選何平叔景福殿注引劉熙孟子注未

當屬何章何句增載於此

孟子鄭氏注一卷漢鄭元撰元於易書三禮論語孝
 經皆注毛詩有箋已各著錄後漢書本傳詳列所著
 書不言孟子而隋志有孟子七卷鄭元注唐志亦有
 鄭元注孟子七卷未知何據或為鄭學者依托其說
 而成此書與今佚傳記絕無徵引茲取元注諸書中
 所引孟子及隱括孟子義者輯錄以補缺遺雖非本
 書而文字與今本異者可準鄭箋詩改字及注魯論
 以齊古讀正之例而訓釋之得諸他經注者轉確然
 見康成之手澤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孟子鄭氏注序

一 鄭媛館補校

孟子鄭氏注

漢鄭元撰

梁惠王上

交征利

征以多言之

周禮天官小宰鄭元注下引孟子交征利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周禮地官遂人注引孟子桑下有麻字又載師疏引注同

案梁書張充與王儉書有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句

則五十者可以衣帛

周禮地官載師注引孟子五上有則字帛下無矣字

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孟子鄭氏注

一 卿媛館補校

梁山在岐山東北岐山在梁山西南尚書大傳畧說注史記周

本紀踰梁山張守節正義引鄭元云岐山西南

公孫丑上

曾子曰吾先王之所畏禮記曲禮注作會子曰畏下無也字

心服曰畏禮記

雖有茲其周禮秋官雜氏注萌之者以茲其翟顛四書考異引之云亦卽茲基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說而願藏於

其市矣周禮地官廛人注引孟子作說

謂貨物預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故曰廛而不征

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爲居取之

故曰法而不廛禮記

關幾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禮記

地官司關注引孟子譏作幾旅上有行字悅作說路作塗下無矣字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爲其民矣禮記

地官職師注引孟子悅作說之氓作其民

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

樹桑麻民就四業而無稅賦以勸之也禮記

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禮記曲禮注引孟子無上有人字孔穎達正義兼引入無

二如媛館補校

惻隱之心非人也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句首各有人字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

人唯恐傷人周禮考工記注引孟子惟作唯

臣鎧也同上

公孫丑下

天下有達尊三曰爵也德也齒也周禮天官大宰注儀禮鄉飲酒禮注

引孟子並同儀禮注無日字

尊天下之貴者大宰注

申詳

子張姓顓孫而子曰申詳周秦之聲二者相近

檀弓注

滕文公上

滕文公問為國於孟子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

人七十而斆周人百畝而徹其實什一徹者徹也斆

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斆莫不善於貢貢者校

數歲之中以為常周禮考工記匠人注為國下有於孟子三字助並作斆什一下無也

字

詩云甫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斆為有公田田此觀之

孟子鄒氏注

三嬖嬖補校

雖周亦勛也同上助作勛

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令天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

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毛詩箋

文公又問井田孟子曰考丁記匠人注賈公彥疏按

文公問者畢戰文公臣君統臣功亦得為文公問也

夫仁政一段依今本孟子訂次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貢祿不平

是故暴君姦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

坐而定也周禮地官小司徒注穀作貢汚作姦

立國小司徒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同上

請野九一而勛國中什一使自賦匠人注引作勛又注引作九一而稅

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周禮地官載師注引孟子卿上有自

字畝作晦匠人注禮記王制注引同今本

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載師注

餘夫二十五畝匠人注

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周禮地官遂人注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勛疾病相扶

孟子鄭氏注 四鄉蠲館補校

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

皆私百畝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周禮

注引然後下無敢字又天官大宰注引鄉田至親睦無持字

離婁上

泄泄猶沓沓也

笑語沓沓如湯之沸毛詩蕩篇箋

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

必自伐而後人伐之鄭元發墨守引孟子

觀其眸子周禮秋官小司寇注

觀其眸子不直則眊然同上

雜堦下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車濟人於溱洧禮記注作乘車正義

引孟子亦作乘車

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是慈仁

亦違禮禮記仲尼燕居注

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檣机周禮春官外史注魯之春秋句在上

將見良人之所之儀禮士昏禮注引孟子無吾字嗣作見

萬章下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

孟子生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當在其後禮記王制正義

引鄭答林碩王畿方千里者凡九百萬夫之地三分去

一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地之

稅祿無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三

十六人下大夫七十二人中大夫百四十四人卿

二百八十八人同上

孟子外書

孝經第三

孟子曰舜生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禮記坊記注宋熙時子傳

孟子外書四篇孝經第三載此簡注

孟子曰諸侯有王周禮秋官大行人注熙時子傳孟

子外書孝經第三載此節全文云

孟子曰天下有道諸侯有王東遷以後天下無王五

伯之罪也注蔡母氏遂曰諸侯有王鄭氏周禮注引



